

有人说，她就是小说《红岩》中那个神奇的“双枪老太婆”的原形，其实她的经历要丰富得多，悲壮得多，也传奇得多。



林雪 林民涛 著

真实的“双枪老太婆”  
**陈联诗** [中]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中国第一位女狙击手  
中国第一位女特种兵  
中国第一位女反恐精英  
中国第一位女反恐精英  
中国第一位女反恐精英



真实的“双枪老太婆”

# 陈联诗

中国第一位女狙击手

# 真实的“双枪老太婆”

## —— 陈联诗

林 雪 林民涛 著

向北同志：  
接奉六月十四日平书及照片  
等，不胜感谢。  
宁同志：……  
因糖于六月十二日寄去，并去信  
面附小字一纸，公附函附案  
中。……  
革命老前辈，感谢。  
革命老前辈，感谢。  
革命老前辈，感谢。  
革命老前辈，感谢。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## 孤雁归群

俗话说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张俊昌一上台，就干了三件坏事。一是把恶霸尹元亨和他的管事放了，二撤换了许多乡长保长，重新安排了一批自己的爪牙，三是大量逮捕人。几天功夫，监狱就装满了各处新来的犯人，有的没有铺位，就睡在地下。

天气渐渐冷了，新进来的几个人都只穿了单衣，又没钱，我就拿了两块钱，叫袁大娘帮着卖了些鞋面布和什字花线，画了些花呀朵的教她们绣些鞋面子，然后请袁大娘帮着拿了到外面去卖，挣下几个钱来做棉衣穿。晚上，我就和袁大娘一起烧烧香拜拜佛，真是清闲得很。

一天，监门外一阵嘈杂，江胡氏跑到牢洞口一看，立即叫声天哪，怎么连和尚也抓进来了。我听了连忙跑过去，那和尚正从牢洞口走过，尽管一张脸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，我还是差点喊出声来：是法慧！法慧的袈裟被撕成了条条，走路也一跛一拐的，像是虚弱得很，只是脸上很平静。

这一下我可急坏了，怎么连他也被抓进来了，山上到



底怎么了？陈亮佐呢，周辉同和李仲生呢？还有玉璧……情况一点都不了解，真是急死人了。

一会儿，袁大娘进来了，我说袁大娘，你快去哪儿问问那和尚是怎么遭的，真是造孽，怎么连和尚也抓啊。袁大娘叹了口气，悄悄说陈先生你不晓得，张县长比严县长凶，凶得多。听说这个和尚是在阳合场化缘时遭的，还有两个跟他一路，想跑没跑脱，打死了。说杨军长早有密令，华蓥山的和尚没有一个好的，不是共匪也是通共，一个都不准放过。

晚上，袁大娘照例来念经。我念了两句觉得无心无肠的，突然心头一动说：“袁大娘，你是信佛的，我也是信佛的，可是我们没有经念，现在男监有了个和尚，不如请他写点怎么样？也好积点阴德啊。”

袁大娘听了很高兴，说那我们找他写啥子经呢？我想了想，说就写“心印经”吧。听说这部经书是解冤解仇的，这监狱里，冤死鬼好多啊。

袁大娘听了，直说要得要得，转身就要走。我说莫忙，你这样突兀兀的，人家怎么会写。我给你写个条子，写几句客气的话，礼仪要做到嘛。袁大娘忙说，还是你们识文断字的人想得周到。

我写了两句话，后面落上“陈玉屏”三个字。袁大娘连忙喜颠颠地拿走了。过了一阵，她过来，对我说，和尚看到了，点了头，只是他伤得很重，看样子要过两天。

两天过去了，没看见法慧抄来的经书。又过了两天，刚刚吃了早饭，就听见男监那边有人在喊：“提僧法慧！”我



连忙走到牢洞口，法慧已经走过了，看他的背影，想到他那本来就很弱的体质，我心里一阵阵发紧。一会儿听得大堂内一声惊堂木响，接着是张俊昌的声音：“僧法慧，你见了本官为什么不下跪？”

僧法慧说：“我们出家人，只能跪在佛爷面前，不跪官。”

“不跪就给我打！”

一阵劈劈啪啪的皮鞭声，传了多远，江湖氏的孩子吓哭了，紧紧地抱着他的妈妈，江湖氏默默地低下头，没有说话。

张俊昌又一拍惊堂木：“我问你，华蓥山有多少和尚参加了共产党？哪些人和你是同党？宝顶寺上的红旗是谁插的？”

“我们和尚，跳出三界之外，不问红尘中事，不晓得你们这个党那个派的。”

“不晓得？廖玉璧打桂花场，就是让你们和尚当的探子。”

“谁做了探子，要有证据，不能平白诬栽我们。我们平生不做亏心事，半夜敲门心不惊。”

“不做亏心事？你们那两个和尚为什么要跑？”

“你们处处诬栽好人，要害死好人，好比狗撵兔子，为什么不跑？”

“胡闹，给我上刑！”

接下来就听见放老虎凳和上杠子的声音，只听见法慧“哎哟”叫了一声，一下子没有气了，一个士兵就喊拿水。



歇了一阵又听见法慧哑嘶嘶地叫了一声：“张俊昌，我认得你！”张俊昌拍着惊堂木直叫用刑，法慧又昏过去了……

一个多钟头之后，法慧被两个士兵抬了回来，一双脚杆完全被打烂了，糊满了血迹，看见的人没有不流泪的。晚上我睡不着，点着一盏油灯，望着墙壁出神。袁大娘走过来，轻轻地说：“陈先生，都打三更了，还不睡？”

我说睡不着，不想睡。

袁大娘在床边坐下，叹口气说：“早先听说，张县长也是信佛的，怎么敢把一个吃斋把素的和尚捉来，打成了这个样子。他就不怕佛祖降罪，现世现报么？”

我咬着牙，说他们这帮子人，都要遭现世报的，一个都跑不了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法慧的经书还没有写过来。我的心里沉甸甸的，有点怕听到关于他的什么消息。又过了十来天，袁大娘惊慌慌地跑来，说不好，军部来了命令：华蓥山的和尚不管是好人坏人，逮到就通通要枪毙。陈先生，那和尚分明是活不成了。

第二天，法慧又被捉去受审了。他脸色灰白，被两个兵架着，显得很衰弱，我看见他的背影，泪水无声地流了下来。

大堂上，只听得张俊昌拖长声气说：“僧法慧呀，你看，军部的命令都来了，要枪毙你。你这么年轻，何必一定往死路上走。招了吧，啊？”

又听见法慧也慢慢地，声音很清晰地说：“对我们和尚，不消用死字吓唬。死就是生，生就是死。生为善度众生，



生而无愧，死为弘扬善德，我决不后悔。只是佛门有句话，叫做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。我和师兄弟逃不出这个劫数，你们这些恶人，也一定没有好下场的。”

“好你个小和尚，看你年纪不大，嘴头倒硬，死都到眉毛夹了，还不肯招么?!”

“我佛门中人，不打诳语，宁死也不能昧着良心说话。”

这一次，没有动刑，可是法慧已经明白自己的处境了。他被人架着从我的牢洞口经过时，回过头来笑了一笑。

吃过午饭，我对袁大娘说，和尚伤得那么重，我们不能光是请人家抄经书，还是给他送点钱过去，看他需要什么，补补身体。袁大娘拿着钱过去，一会又过来，说和尚说了，多谢你陈先生，请我用这些钱，给他买些檀香。

我说：“那他一定是要烧香敬佛了，也算是替我们许个愿，你就帮了这个忙吧，剩下的钱，还帮他买点糖果，敬神也要用的。”

檀香和糖果都买回来了，法慧又请袁大娘帮他打了一桶水，洗了脚，擦了身，接着又点起亮，抄经书。袁大娘过来说起，感动得不得了，说这个和尚这么虔诚，来世一定要大富大贵的。

我听了，也松了口气。

第二天清早，天还没有亮，我就被袁大娘摇醒了，她哭丧着脸说：“和尚死了。”

我只觉得脑子里轰地一声，差点栽下床去，慌得江胡氏一把抱住我。我再也忍不住，一把抱住江胡氏失声痛哭，心里喊着法慧，你还是个孩子，还是孩子呀……



几个女犯人，都陪着我掉眼泪，女监里一片唏嘘之声。好一阵江胡氏才问袁大娘：“不是说昨下午都好了些，在帮你们抄经书吗？”

袁大娘叹息一声，在我床头坐了下来。

听李老尧说，昨晚里和尚把经书抄完，就请人扶他起来，从随身的褡裢里找了套干净的和尚袈裟出来换了，又把替他买的檀香点燃，插在长凳上，接着把糖果拿出来，放了几颗在长凳上，余下的都分给了难友。一切收拾停当，法慧又请人帮忙，吃力地打着盘脚坐好，然后朝大家笑笑，很感激的样子，双手合十，念了声阿弥陀佛，就闭上了眼睛。

开始大家都以为他在拜佛烧香。后来一炷香都燃完了，还见他闭着眼睛一动不动，一个大胆的就去摸：周身已经冰凉了。只是脸上带着笑容，跟活着的时候一样。

袁大娘说着，把一个白布包递过来。我打开一看，是法慧给我抄的“心印经”，娟秀的姑娘一样的笔迹，立即使我想起了猫儿寺第一次见到他的样子，泪水止不住流了下来。忽然，我发现好像在心字上面加了个廿头，可一细看又不大像。我觉得奇怪，再往下看，发现好几个这样的字，我把这些字连贯起来，一揣摸，就成了一句话：我为共产党至死不变。

这一天，我永远不会忘记：一九三三年的十月十八日。天气阴沉得很。一个年轻的和尚死在我隔壁的监狱里，他还不满十九岁。

他是一个共产党员。



张俊昌用严刑打死了一个和尚的事，马上在监内外传开了。人们把法慧的死愈传愈神，都说这是个虔诚的好和尚，如今天下大劫，佛祖派他下界来体察民情，现在成了正果，乘着高香升天去了，哪里会等着来挨那一刀之苦。还有人说，杨森张俊昌冒犯了佛祖，怕是立马要遭报应了。听说人家红军就是佛祖派下界的天兵，正月间在通江打败了田颂尧，刚刚又在达县宣汉打败了刘存厚，什么制币厂兵工厂被服厂都落在了红军手里，这下子啊，该杨森去挨刀了。他张俊昌还说自己是信佛信教的，大家睁大眼睛看他的下场吧。

张俊昌的老婆听了这话，心里害怕了，找到袁大娘问情由，袁大娘也添枝加叶地说着法慧的好话，着实把她吓唬了一番。那女人直是求着袁大娘想个办法，袁大娘就说女监里的陈先生，得了和尚升天前传的真经，一定是位能够逢凶化吉的贵人。听说她会画佛像，你不如去求求她画上一幅，挂在屋里天天烧香朝拜，说不定佛主见你心诚，会发了慈悲呢。张俊昌的老婆听说了，就提着礼信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来求我，我想着法慧的死，心里怎么也消不下这口气，不理她。后来袁大娘帮着说好话，我转念一想，利用这个机会，让这女人管管那张俊昌也好，于是就给她画了一张，还在两边写了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”几个字。那女人高兴得不得了，果然拿回去挂在堂屋里，一天三炷香，还拉着张俊昌一起磕头作揖。

张俊昌的女人出去一宣传，县府里一些幕僚的太太小



姐们也来了，或者求我画佛像，或者是画枕头被面鞋面子什么的，牢房里整天油灯通明，大家都趁机做些针线，我也好给那些官太太们摆些扬善抑恶的道理。张俊昌的女人听了我的话，今天缠着张俊昌要放这个，明天缠着他要放那个，听说还为了放我的事跟张俊昌大吵大闹，说若是不放了陈先生这样的贵人，就赎不了打死和尚的罪过。

转眼间，腊月又来了，牢房里的人走马灯一样地换，又只剩下我和江胡氏两个人了。腊月十一，是我进来一个对年的日子，我几乎一夜没睡，想着一年来在这牢房里经历的许多事情，想着刘铁、金化新、罗品精和法慧，又想到李仲生、周辉同，还有彭杰……整个脑子里乱糟糟的。这一年我如果在外面，不知道运了多少枪弹，打了多少仗了，这一年我们的人牺牲了好多，也不知道山上的情况怎么样了。现在刘铁牺牲了，我又不在，党内党外的事情玉璧都要管，队伍发展得这么快，参加的人又这么复杂，他管得过来吗？那么多人在山上，粮食给养跟得上吗？听说他今年到阆中、顺庆开了好几次会，也不知道上面是怎么说的。前次范永安来说，红军把达县万源的刘存厚一打垮，川东川北的根据地就连成一片了，还说杨森派出的队伍在营山被红军打垮了两个团，现在队伍残缺涣散，风声鹤唳，守着防线动也不敢动，我们的队伍说不定就要正式扯出旗号来，跟红军会师了呢……

正想着，袁大娘走地进来，笑嘻嘻地说：“陈先生，给你道喜！”

我和江胡氏听了，都一惊。我随即镇定下来，翻身坐



起说：“道什么喜，要枪毙就明说，我进来就晓得有这么一天，不忌讳的。”

袁大娘还在笑，说：“真的是道喜，今天要放你。”

我说：“放我也好，枪毙我也好，我都没得话说。”

袁大娘有些急了，说：“真的放你，是军长打电话来喊放的。”说罢便急冲冲地走了。

我瞪了她的背影一眼，心想你这人狱婆都当老了，怎么还不明白事理，现在杨森被我们打得这么恼火，怎么会放了我。

我把剩下的钱清点出来，交给江胡氏，她抓住我哭着说：“大嫂咋办，咋个办嘛你快说嘛！”

我对她说：“没关系，你要坚持着，就是拿大刑给你受，你也不要暴露，始终说是我的保姆，这钱给你娘儿俩留下作生活费用，如果有剩，二天就交给组织上。”

我又把仅有的两件衣服递给她：“这两件衣服你拿去穿，好好带着孩子，要爱护身体，如果二天我们有人来，你告诉他们，说我没有做对不起人的事，我的尸体收不收没关系，叫他们狠狠地打！”

牢饭送来了，我根本不想吃，到洗脸的地方把脸手洗得干干净净的，然后又用梳子仔细梳头，我得把自己梳理得利索一些，上刑场也显得有精神，喊口号也才有力。

江胡氏含着眼泪对我说：“大嫂你吃点饭吧，我另外买点东西给你吃？”

我笑笑说：“不要乱花钱了。”

这时外面闹嚷嚷地来了一群人，两个士兵走进来，大



声说：“提陈玉屏！”

我挺起胸脯昂起头，精精神神走了出去。

一走出牢门，就看见张俊昌的老婆迎上来，把一根大红绸子搭在我身上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恭喜你，陈先生，你今天脱法了！”

我正在发愣，又见袁大娘点燃一饼鞭炮，走到我面前说：“真的，陈先生，是放你。”

江胡氏在牢房里呆呆地看着，突然醒悟过来，跑到门口抓住袁大娘使劲地喊：“袁大娘，你再帮个忙，去帮我买点鞭炮，买一饼大的！”

鞭炮噼噼啪啪响起来了，炸得红色纸花儿到处乱飞，难友们都站在牢间口朝我挥手，县府的人们听见鞭炮声响也跑出来看热闹，有几个熟悉的法警和求我做花画像的老太婆，都笑嘻嘻地围上来，说恭喜你陈先生，老天有眼，好人终归有好报的。

我实在弄不懂这是耍的啥子把戏，不动声色地走到大堂上，听他们咋个说。

张俊昌坐在大堂上，看见我来了，堆起一脸的假笑说：“陈玉屏，我接军长来电，放你。”

我愣了愣，问道：“要不要保？”

“军长的电要什么保？”

我松了口气，又立即想到江胡氏。我说：“今天是腊月十一，这莫须有的罪名，算起来把我整整关了一年了，现在我出去了，可是我的保姆呢？”

“那不行，军长只说放你。”



我说：“保姆是随我一同被捕的，既然我都可以放，为什么保姆就不能放？”

“军长没有命令，不能放。”

我说：“法律上不是有假释一条吗？我可以保她。”

“那非要连环保不可。”

“多少人我都找。”

张俊昌一下就哽住了，他向想了想说：“十家连保。”这  
张俊昌明明是在刁难我，我刚刚出大牢，哪里去找十家连  
保？想了半天，决定一不做二不休，先到烟馆里去找了几个  
烟灰，又到江胡氏的侄儿媳——王左氏那里，她开着  
名叫“一品店”的旅馆，听我说了，连忙就在房客中找了  
两家，凑够了十家，做了个保状递上去，当天晚上江胡氏  
就放了出来，第二天我就打发她回到义和场她丈夫那里  
去了。

正是数九寒天，落着大雪，我一年没见过天日，加上  
替江胡氏找保跑了半天，浑身轻飘飘的，头晕得不行，就  
在一品店住下来。我心里明白：现在还不能走动，敌人不  
会那么轻易就放了我，十有八九是放长线钓大鱼，用我去  
钓玉璧的。

果然，第二天就有几个兵到一品店，守着我说：“你出  
来了，怎么不走？”

王左氏在旁边说：“她刚出来，受了风寒，要请医生看，  
现在一无钱二无亲的，你们撵人家走哪里去？”

有一个兵说：“嘿，她的亲戚不是很多吗？”

我没说话，心里陡然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凉的感觉。



是的，这小小的岳池城，是我从小读书生长的地方，这里的每一条街，每一条巷，都有我的亲戚、朋友、同学和熟识的人。出了这牢房，转过几条街，就是那座被称为康家吊楼子的大宅子，那里曾住过疼爱我的外婆、大舅和成天簇拥着我的一群无忧无虑的姐妹们，使得这座古老的宅子，在我心里从来都珍藏着一种亲切和温暖。可是这一切，都永远成为了过去。自从我和玉壁上山搞武装，大舅家里就担惊受怕，满门的亲戚朋友们都愤然作色，说我一个书香门第的纤纤女子，那么好的天分不去继续读书、教书、做学问，却去和那些草头王们一起聚众造反，成天被人家贴着大布告四处通缉，左一个共匪，右一个共匪的，真是丢尽了康家、陈家的脸。大舅软硬兼施，劝说无效，一气之下和我断绝了关系，还不要表姐妹们和我往来。

不过表姐妹们，也都四散了。前不久，惟一在家的二妹正芬，背着大舅到牢里来看我，泪花花地问我想要吃什么。我说好久没沾油荤了，正芬回去，就悄悄给我炖了一大砂锅腊肉送来，自己第二天就起身去了上海。我不能去送她，但是这些年来，我一直感谢她，她是我姑娘时最知心的朋友，也是最后一个离开我的表妹。

我看着门外，阴沉沉的街道上，飞着漫天的大雪，姐妹们的笑声从此消失了，这座曾经宠坏了我的小城，对我板着一张冰冷的脸。现在我已经属于另外的一个世界，那里艰难，贫穷，却很温暖，那里有着许许多多的人，正等着我，盼着我，他们成了我真正的亲人。

张俊昌当然不会轻易就相信了我，那几个兵还是轮流



在店里晃。我就住在店里，也不动，等着组织上派人来接。

腊月十三下午，我正在屋子里烤火，忽听得门外来了一帮人，其中一个大声地说：“老板娘，登个号！”

我听出这是陈亮佐的声音，连忙从房间里走出来，陈亮佐看见我，就递了个眼色，然后对王左氏说：“老板娘，我们把扁担放在这里，到街上去吃点东西就来。”

陈亮佐他们出去后，我也对王左氏说：“王大姐，我出去走一走，散散心。”

王左氏说：“你才出狱的人，要忌风哦。”

我说：“没关系的，不走远，就在这条街上。”

我跟陈亮佐走了一段路，来到一个僻静处，他向四周望了望没有人，就轻轻地对我说：“今晚上在南门外麻柳桥等。”说完就走了。

我一下子觉得有些为难了。这路怎么走呢？一品店在东门城门口，麻柳桥在南门外，从城外走吧，还有好几里路，从城内走吧，要穿大半个城，被人发现了怎么办？我埋着头回到一品店，一直没想出一个好办法来。

刚进店，就看见火盆边坐着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，我一看是刘光第，我们在城里的联络人，心里不禁一亮：他的家就在麻柳桥！我装着不认识，也在火盆边坐下，王左氏一边给我们介绍，一边热心肠地请他给我看病。刘光第笑容满面的说：“当然当然，医生嘛，就是给人解病除痛的。”

有住店的人进来，王左氏出去招呼去了。刘光第就给我开了一张药单子，然后细声对我说：“马上从东门外边走，



有人接你。”

这时天已擦黑了，我拿着药单子，要出去抓药，可是王左氏死活不肯，说是我要忌风，她找人去把药给我抓回来。没有办法，又只得在她的店里坐着，等到吃了头道药时，天色已经黑尽了，又涌进来好几个住客，趁王左氏正在招呼，我悄悄地溜了出来，一阵快步出了东门，看见后面没有人跟我，就顺着城墙放大了脚步，在转拐的一个小桥边，见到了陈亮佐和前来接我的二十多位同志。亮佐一见我就说：“快，出北门。”说着就把我拉上滑竿，用被子蒙上头，抬起就是一趟小跑，连夜赶到太平场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我这次出狱，确实是雷青成费了不少力，而且是从刘铁他们牺牲后不久就办起。先是督着刘湘打电话到杨森的军部，军部说没有关这个人；又打电话找到严定礼，严定礼说陈玉屏在这儿是借监，没有军部的命令不敢放；甚至还打电话打到了正在营山前线的夏炯，夏炯说要等和红军打完仗回来再说……这些电话都是刘湘亲自打的，据说前后共打了五次。曾三姐不肯罢休，和敏言带着两个孩子三番五次去找雷青成，雷青成又联络了两个要好的军官，趁着杨森最近到成都刘湘那里开会，当面督着他放人，说我是他的亲戚。杨森的队伍最近在红军后下老吃败仗，听说已和红军签订了互不侵犯的协定，再加上关了我一年多都没有什么结果，就打电话叫张俊昌放了吧，多留点心是了。

谁知道派了几个兵轮流在店里转悠，也没能看住我。那天晚上，张俊昌派人冒雪追了我三十里也没见人影，回

